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扫二维码 看科学网



扫二维码 看大学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kexuebao>

科学网: [www.sciencenet.cn](http://www.sciencenet.cn)

## 非全日制研究生： 一道难解的“是非题”

编者按

近日，几则关于非全日制研究生遭歧视的新闻，让“非全日制研究生”这一平时很少被人提及的群体，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点。几乎与此同时，有媒体曝出湖南大学 69 名弃学研究生中，有近八成成为非全日制研究生，更让人们对于非全日制研究生在目前研究生培养体系中的尴尬位置，多了一丝忧虑。

全日制研究生与非全日制研究生，是否真的已经做到了“同工同酬”？后者是否已经摆脱了“注水”的形象？社会公众对于非全日制研究生是否真的存在歧视？目前高校对于这一研究生群体的培养又是否已经进入正轨？

这些围绕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是非题”，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对此，本报特邀多位教育界人士，针对目前非全日制研究生人才培养问题，发表真知灼见，希望能给相关人士带来一些启示。

**问题一：**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业遭歧视的现象引发了很多社会议论，此次湖南大学 69 名弃学研究生中，也有近八成成为非全日制研究生，似乎非全日制研究生在考生和用人单位群体中，都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境地，您认为这一现象是否正常，导致其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

**别敦荣：**学生考上非全日制研究生后退学，对于高校的招生计划来讲是一种损失，但也表明学生如今的想法与过去不同，他们开始理性地选择求学道路，会对其必要性和价值进行一定的衡量和选择，规划未来生涯。

上述现象在考生对本科、专科等院校的选择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研究生阶段还是一种新现象。学生开始尝试比较并做出选择，这是研究生教育阶段的一种新变化，也可看作是研究生教育的一种新发展，只是每个院校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而已。当然，高校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不能坐等学生选择，而应该提高自身教学质量，满足学生需求，从而吸引学生就读。

**操太圣：**非全日制研究生在考生和用人单位群体中不受欢迎，可能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过往研究生培养中形成的偏见。特别是有一段时间，不少高校开设在职人员申请学位的项目，给外界一种“质量不高、有钱就行”的负面印象。由于其培养形式与现下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形式类似，易让人们产生联想。

其二，在当下研究生培养中，高校有些力不从心。从教育政策的目的而言，实行全日制与非全日制面向不同人

群，就应该指向不同目标。换言之，对于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应有其特殊性，特别是其主要对象是在职人员，工学矛盾如何转化为工学有机结合是关键。从一些高校的研究生培养实践来看，这一难点暂未得到有效攻克，致使口头上宣称同样质量、同样要求，但实际上由于学生投入学习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导师指导频次差别，两类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上不去，用人单位当然不满意。

**刘锋杰：**长期以来，非全日制研究生社会认可度不高，关键在于培养过程中不能保证学习时间，很容易被认为是“走过场”，这就会导致非全日制研究生不能把一门专业基本知识从头到尾系统地学一遍，最终带来的就是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上不去，用人单位当然不满意。

在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人们总想通过节约时间的方法来快速培养学生，但“欲速则不达”，由于实际的教学时间不够，学生也不能自觉地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比如一般的研究生培养时间是三年，全日制研究生是实打实的三年脱产学习，而非全日制培养则一般为两年，又大多以集中较短时间为学习单位，这样一来，实际学习时间往往更短。如果学生的投入热情不高，那么，真正的学习时间就少得可怕，这怎么能完成既定的学习任务呢。非全日制研究生和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基本是相同的，但前者在实施中往往大打折扣，课后不阅读文献、不做实验等情况非常严重，如此一来，学习质量就无从保证。

**问题二：**2016 年，教育部发布通知，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

生管理工作，要求培养单位坚持同一标准、同等质量。在您看来，在通知已经下发三年后的今天，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在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中，是否已经达到了“同等地位”？

**别敦荣：**教育部此前的确下发过文件，其指向是在教育过程中两者都要严格要求、认真培养，包括在管理上不可存在歧视思想。这一点毋庸置疑，高校应该做到。但要明确的是，两类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有各自独特性，差别很大，不能混为一谈。

事实上，我国高校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上一直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没有形成真正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模式，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还是在模仿借鉴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一些方式，就连教师有时也很迷惑，他们对应当如何教授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学生、两类学生应该有怎样的区别并不清楚。同样的院校、同样的导师、同样的课程内容、同样的授课方式，除了上课时间不同之外，培养方式几乎完全相同，同样的培养模式在就业市场上遇到高低落差，就会引发大家对“歧视”的关注。

**操太圣：**尽管在 2016 年，教育部发布通知，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要求培养单位坚持同一标准、同等质量。但“同等地位”的实现需要考虑到以下因素：

首先，“同等地位”的前提要基于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的差异的基础上，而不是两者完全等同，否则就没有必要区分两类研究生。

其次，“同等地位”在高校的人才培

养工作中的体现，是给予两类研究生同样的重视，结合两类研究生的不同特点提供充足的人财物条件，而非用前者的标准要求后者。

第三，对于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来说，特别需要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与合作，采用基于工作的学习方式，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解决，将工作与研究生学习交融在一起，从而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陈洪捷：**同一标准、同等质量，这是政策和规定，但在现有的体制下，非全日制和全日制研究生是无法标准统一、无法质量同等的。随着非全日制学生数量的增加，社会对“二等”研究生的抵制会进一步加强。原因在于目前的“标准”没有统一，而且标准趋于分裂。

非全日制研究生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用研究型大学学术型研究生的标准和培养模式来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这必然导致标准无法统一。

**问题三：**目前，一些高校允许将全日制研究生调剂成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做法，引起了一定争议。国内一些高校也规定非全日制研究生只招定向类别。您认为，是否应该严格区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招生要求，两者之间是否应该有彼此转换的通道？

**操太圣：**面对当前多样化的教育形势，非全日制研究生显然更适合在职人员攻读，一些学校允许将全日制研究生调剂成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做法，更多是从不浪费名额的角度考虑的，带来的后果是忘却了两类研究生性质的差异，并给研究生管理带来了混乱。

受访专家

- 别敦荣：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 操太圣：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陈洪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 刘锋杰：苏州大学文正学院教授



别敦荣



操太圣



陈洪捷



刘锋杰

蒋志海制图

如果非全日制研究生没有工作负担，希望参加全日制学习，那么相关部门从满足人们接受优质教育需要的角度来看，的确有必要在制度设计上，让不同类型研究生之间有转换的路径。当然转换机制本身也涉及管理上的诸多事宜，如学分互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高校有无这方面的自主权，这是机制转换有无可能的前提条件。

**陈洪捷：**目前的问题就是没有对两者进行区分。区分两者不仅仅是意愿问题，更是能力问题。转换应当是特例，两类研究生分途培养是关键。

**刘锋杰：**非全日制研究生和全日制研究生的招生要求肯定有区别，录取标准也不尽相同。至于二者之间能不能转换，从理论上讲，应该是鼓励一些非全日制研究生转换为全日制研究生，这是鼓励研究生投入更多精力去学的一种途径。我认为，如果有转换通道的话，必须要由国家有关部门掌握相关政策，防止高校各自为政，那样无法保证执行中的规范性。

**问题四：**面对当前多样化的教育形势，您认为要想改善目前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状况，进一步做好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我们还应注意哪方面的问题？

**别敦荣：**研究生教育中有很多的名词和概念，全日制、非全日制、专业型、学术型、脱产、在职等，有时会使得感到困惑，不能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别。这就要求招生单位在招生宣传中，对其招收的不同类别的研究生进行充分而有效的宣传，让考生获得充分的信息做出选择和判断。

总而言之，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选择权在考生手上，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招生计划和实际招生情况，开通调剂通道，但要做好招生宣传工作，让考生明确两者间的差别，最终由考生根据自身情况做出合适的选择。

**陈洪捷：**非全日制研究生是专业学位研究生，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必须与相应的职业行业密切联系起来，否则只会培养一种谁也看不起的“二等”研究生。就是说，行业应当成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主角，高校应当是配角。

**刘锋杰：**进一步加强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工作，首先要强化教学环节。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习意识往往容易懈怠，放松要求。如果学校和老师再放任自流的话，培养质量确实是很难提高的。在具体方法上，首先要保证他们每年都有一段较为集中的时间脱产学习，条件允许的集中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不允许的，也应集中一周、二周时间，这样才会大大提高培养效率。

其次要严格考核环节。我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都有“严进宽出”的问题，反映在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上也同样如此，尽管一些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很差，相关培养单位也希望他们尽快毕业，所以放宽标准也就势在必行，这无益于提高培养质量，当然也就得不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建议严格要求毕业论文，并设立相关的由国家组织的统一毕业考试，来提高培养质量。设立这样的制度门槛，才能最终倒逼教学环节的质量提升。

(本篇稿件由本报记者袁一雪、韩天琪、王之康，见习记者悦悦采访整理)

### 中国大学评论

## “自然指数”的现实意义值得商榷



樊秀娣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最近，又有一个“全球学术排名”闪亮登场。细究，原来是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提供了一个机构/大学“自然指数”排名的榜单。该榜单公布了最新 2018 年 7 月 1 日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全球大学/机构的自然指数排名。在这个排名中，中国机构/大学成绩斐然，于是乎，国内各种相关的介绍和分析也热闹非凡。

自然指数何以被冠上全球学术排名称号？据悉，自然指数是自然集团编

制的统计前一年各高校、科研院所(国家)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数量情况的指标数据。该指数首次发布于 2014 年 11 月，之后每年发布年度排行榜。最初入选指数的高质量自然科学期刊有 68 种，2018 年 6 月增至 82 种。国内多家媒体认为，自然指数在评估全球各科研机构、高校的国际高水平学术成果产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但个人认为，自然指数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没有什么太大的现实意义。理由如下：

第一，自然指数收录的期刊数量太少。目前自然指数只统计 82 本期刊，涵盖的学科领域也仅是生命科学、物理学、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等少部分学科，如此狭小容量和狭窄领域不足以全面、客观反映机构/大学发文情况。

第二，自然指数收录的期刊论文并非都是高水平学术成果。就拿最顶尖的《自然》来说，创刊至今就一直是一本科学刊物。不可否认《自然》的伟大，但发表

在《自然》上的文章并不能简单地与高水平科研成果画等号。同时，即使是高水平学术期刊，也不代表上面的每篇论文都是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一个典型的佐证就是高水平期刊上的论文也常被撤稿。

第三，自然指数的计算方法经不起推敲。自然指数采用两种计算论文产出的方法：一种是论文计数(AC)，一篇论文不论一个还是多个作者，每位作者所在的国家或机构都获得 1 个 AC 分值。另一种是分数式计量(FC)，一篇论文的 FC 总分值最多为 1，认定每位作者贡献相同，所有作者平均分享 1 个 FC 分值。由此不难发现，第一种 AC 计算方法，论文的“价值”竟会因署名者增多而提高；第二种 FC 计算方法，没考虑合作者对论文贡献程度的大小。无疑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明显“照顾事实”。

综上，所谓自然指数，说白了就是一年时间内各机构/大学在 82 本指定期刊上发表论文情况的汇总，而且统计处理粗糙。所以，它反映不了全球各科

研机构、高校的科研实力，也代表不了全球学术排名，我们不能对此太当真。

按理，自然集团作为全球最大学术图书出版机构，应更关注期刊学术论文的收取、统计等情况，以实现其推动研究发展并帮助研究界改善研究成果的使命。而自然指数则完全是针对外部机构/大学发文的简单汇总，不能说这是自然集团不务正业，但至少不是它的主业。其实，类似林林总总的自然指数，其背后可能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如果中国科学界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盲目崇拜和追逐这样的指标数据，势必造成国际论文“生产”的大比拼，其直接的不良后果就有：

第一，巨额国家科研经费流入国外出版商的腰包。学术期刊向论文作者收取版面费是惯常操作，但国外期刊运营方瞄准中国学者对发表国际论文的巨大需求，通过快速扩大期刊容量和提高收费价码来牟取暴利，这其中也不乏颇具世界影响力的传统老牌学术出版集团。更有国外期刊出版商

通过“买卖”论文等非法手段疯狂敛财，这在业内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国内不少学者却“趋之若鹜”，因为一旦发文成功，一切费用由国家科研经费承担，个人和所在单位还可名利双收。如此国外出版商眼中的“钱多、人傻、速来”现象出现在中国知识聚集的教育科研领域，令人无比痛惜！

第二，国际论文成为学者学术追求的唯一或主要目标。当国际论文(重大影响因子、高被引)可被简单认定是重大学术贡献和“硬通”学术成果时，中国科研的价值导向已与服务于国家发展、人类进步的初衷相背离。获得 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美国细胞生物学家兰迪·韦恩·谢克曼，当年就曾在《卫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抨击三大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科学》和《细胞》选材“浮华”，用“不恰当的激励损害”科学研究，误导年轻研究人员确信，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是在顶级期刊之一发表论文。此番言论对今天我国破除“五唯”顽瘴痼疾中的根

子“唯论文(高影响因子、高被引)”极具现实意义。

第三，教育科研工作异化为追逐热点的名利场。国外文献计量数据库采用动态运作方式，它们大多长则一年、短则数月公布一次相关指标数据，“原材料”无非就是指定的国际期刊论文。如果国内在教育科研评价和管理时简单地把发表论文、提升指数与机构/大学科研实力相提并论，稍有“资本”就大肆“渲染”，这不利于营造安静、轻松的科学氛围。前述兰迪·韦恩·谢克曼还批评了《自然》《科学》和《细胞》等顶级科学期刊鼓励许多研究人员偷工减料走捷径，追求时髦领域，误导学术界一味追求发表所谓“博眼球”的科学成果。兰迪·韦恩·谢克曼的观点很有道理，因为客观上许多重大科研成果是在科研人员出自兴趣而长期坐“冷板凳”的状态下取得的，所以具体科研活动目标不能被期刊数据、指数所左右。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学评价指标研究”(编号 BIA160125)资助。)